

**Name:** 潘敬鏗

**Country:** 香港

## 二元分化的書市

書市將近，放映機前一片灰塵飄浮，播放著去年的回憶片段。

誠然，去年區域分隔的策略，是書迷樂見的安排，雖然耳邊還不乏百貨店邊拚貨邊閒話家常的喧鬧，多次聽到「這個人是誰？」彷彿在質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是何許人的提問；他有甚麼資格以作家身分闖進我純淨無俗的眼眶中，其實氣氛離不開為嬉戲為消磨時間的嘉年華式場合，與立會側的政制向前嘉年華的同通點是；漫無目的於此隨波逐流的人實在滿場也是。那麼書市的性質與格調本身又有多高雅呢？貿發局突然肅然起敬的謝絕寫真集簽名活動，又不見於舉辦模式上有任何寸進，很難令人相信他們於商業考量之外還有文化政策的考慮，趕走水著說穿了不過是裝潢門面的道德潔癖作祟。

其實我並無意質疑大眾逛書市的心態，只是看書之際改不了觀察周圍的壞習慣，或許「這個人是誰？」這句話聽在耳裡，激起了腎上腺素，精神一振，才再側目窺視他們，一切行為變成歷史之前，其實我樂在其中。然而發覺他們一眼也未看過書中文字便隨即化整齊書列為亂堆，這著實是對他人為害，不論書市氣氛如何，本對愛書者也理應是小事一樁，然而若是對書的侮辱，卻教人不能視若無睹。細看之下，中國人愛正名愛權威且目光狹隘的特色，原來還牢固的立足於新一代的心底裡，一切門面的反叛形象與那彷彿落在遠處的目光無非是自慰、建立群組的手段與空洞虛無的理想主義。惟心態是化妝也掩飾不了的，如動作上的粗糙往往出賣了修飾的用詞只是在強裝君子，他們言行不一與貿發局根本如出一轍。

說回去年，為書市清理門戶的人討伐寫真集「無文化」，然而市場卻老實的告訴我們這就是香港的文化，無論她是好是壞，也是現實。當一本新書賣了一二千本算是走運之時，手執寫真集的長龍卻已轉了幾圈，出版商於文明開化的工作上顯然是軟弱無力。文化本是人類生活的反映，高下之說或許只是學者的研究工作、是對文明開化的渴望，甚或是兩者的爭論點立於廣義與狹義的差異上，各有各說話。或許有人認為書市只能容下純文學，其他一切也是「無文化」，心態如種族本質優越論般的霸道，若他是為了建立空間去培養民眾的尚學風氣，大概還說得過去，然而卻難免從他們的說法間嗅到歧視的氣味，話語間可道出他們希望自己作為書迷的身分不會被降格，不願

被人誤以是寫真黨，所以只好以討伐去建立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高地，話說他們又有心帶領文化向理想方向走嗎？

原本一個包容文化的好場合，卻演變成文化優劣二元分化的結局，這其實也是香港的文化特色，短期間趕不走。且看一次政改就彷彿讓泛民分裂，這個表面結果不就是香港人愛二元分化的男人特性作祟使然的嗎？誠然議會上每一次決定與方向轉變也是政治上考量，而非意識形態的相左，是角色不同的戲劇，反對者擁戴者也不過在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就算政改有其優點，反對者也只能貫徹始終。這不是固執，而是角色限制。所謂分裂到底是媒體效果，還是一次各為其主的角力，或許民眾根本分不清楚；所謂書迷聲討寫真，貿發局正義使者上身，到底是為了推動文化發展，還是角色所限，其實一切活於日光下，相當明顯，戲一場罷了。

香港素來也彷彿沒有文化政策，就算有也是依產業發展的規律。書市這類活動於香港只是出版商的散貨場，不含任何文化交流的成分，就算再辦多幾場座談會也是徒然。貿發局統籌上本無意指導文學與大眾文化的交融（雖然責任在於港府予貿發局去辦），不然何以書市並無清晰的主題，又無誠意邀請更多海外作家來港，作交流也好，宣傳新作也好，就算是攬個回顧展或主題週也好，都是一個建立，培養氣氛的文化政策。這才能貫徹貿發局口口聲聲要「培養讀書風氣」的說詞，讓大眾自己從活動中覺醒，漸漸從無形指導中進步，或是反過來因為空間的自由，由民間帶動文化革命的好機會。情況就如若康民署多建體育設施，各大小屋苑不再限制做「各類運動」的自由，先不說到各項目的質素提升，香港人也至少會做多了運動，胖子少了，還我蔚藍的天空。顯然下刪例子還很多，表明改善空間，這種間接的推動與鼓勵，往往比直接的政策指導更能利用大眾主體的能力，惟港府慣性行政主導，全然物化民眾，忽視了民眾本是最有效的推動力量，深深相信由上而下的政策是一切的依歸，由下而上的變革，只是有雜質的現象。「那班人是誰？」政府本著我有我政策，他有他反對的念頭，兩者根本說不上嘴。

書市之所以為書市，因這活動本無助推動文化交通，名符其實是衡著鈔票而來，連一間樓上的人文書店也比不上。如今難得於散書之外，還能發展出一套新興的產業，我們要做的不是全然否定她，以色情下流的眼光去批判她，反應利用作為文化政策的一部分，化劣幣為良幣。雖然要她成為輸出海外的文化產業，像日本般成為地區重要的經濟支柱，與族群的依附還有遙遠的距離，但這距離正正就是我們言行不一的人拉闊的。我不冀望香港書市能像外國書展一般是年度文壇大事，有主題有焦點，尊重作家，且又是各大獎項的前哨戰，新人作家的試啼會，但至少請貿發局不要再惺惺作態，強裝道德衛士，領頭打擊算是香港獨有的文化了（雖然更多人否定寫真有文化可言），我們要做的不是趕絕她，是由堅持自己立場始，變革她的特性，正如社工應該盡力救人，而非從中疏遠他與社會的關係，大概要道德重整至趕走色情文化，當下已是絕望（奈何她們色情嗎？）。

借用朱威特的名言：「人把世界分為異教與基督教，然而沒有人考察前者隱藏著多少善？後者混合著多少惡。他們拿自己最好的部分和鄰人最不好的部分比較，拿基督教的理想和希臘或東洋的腐敗作比較。他們不求公平，反而只收集自己宗教被認為是優點的一切，用來貶低其他形式的宗教，以此為滿足。」商業掛帥的書市，卻連幾本寫真也容不下，這是哪門子的文化政策？不，是失敗的商業策略。眼下香港還是那個二元分化的香港，要多元發展，要文化共融，看來比出席世界杯更絕望。

<相關> 一群吃渣的人（去年的書展）

<相關> 封城趕絕邪道

<相關> 文明單位－書展文化（港台）

平成二十二年七月五日 月曜日。

午後五時二十八分。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9664827/%e4%ba%8c%e5%85%83%e5%88%86%e5%8c%96%e7%9a%84%e6%9b%b8%e5%b8%82/>